

1 當我們站在知識與世界的界線上 時，真正的轉變才開始

知識讓我們認識這個世界，有時候也認識自己。

可惜的是不斷累積的知識也只是這世界當中的一小部分，甚至這世界是我們用知識訴說出來的。

知識就像蜘蛛網一樣，蜘蛛製造它並用來架構牠的世界。我們用知識來想像世界，也想像自己，在其中，我們根本未曾改變什麼。

只有走出這個知識的圈圈，聆聽未知的世界，我們才能找到轉變的可能。面對未知的世界存在，真正的力量就會到來。

我們這個社會越來越依賴專家。所謂先進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醫療進步，一般而言，平均壽命也因此比較長。醫療知識不但可以治療疾病，更可以延長壽命。我們是不是已經離不開這個醫療知識？

我們的確已經離不開醫療知識。她除了可以治療疾病之外，某個程度，我們的身體有些已經被她所改造。她已經不只是知識而已。特別是現在癌症病患越來越多，我們的身體是醫療知識的試驗場所。面對她和醫生，病人完全沒有發言權，除非病人離開醫院。

當然知識是進步的，甚至是偉大的。飛機可以準確地飛到目的地，讓我們的移動能力迅速擴大，依賴的是一套衛星導航系統。我們現在知道的是，網際網路更讓我們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跟其他人聯絡。

看到股票市場的顏色，就可以知道股票族的心情。他們不論是賺錢或賠錢，都是一些電子數字在移動。過往的社會中，你賺錢是看你賣了多少鴨及多少番薯，又可以帶回多少可以用的、可以吃的東西。現在的經濟活動正是由一套精密的國際金融系統所控制，一般的小老百姓還真的不容易懂。

這些知識系統都是我們製造出來的，而且還專業得讓我們難以接近，想了解

她們，請到大學、研究所以及博士後研究。最早的人用手用腳在大自然中生活，捕魚、打野食和摘水果等等就是他們面對大自然的方式。後來爲了可以控制一些災害，慢慢地改變大自然的一些東西，例如把動植物搬到家裡來養，定期耕種固定的田地或者用羅盤來航海等等。人們社會的屬性還是大自然的，只不過用一些手段和方法讓大自然更適合我們來居住。

現在不一樣了。我們雖然還生活在地球之中，但是越來越大程度上，生活是由我們自己所架構出來的秩序中，它是一套套精密的知識系統。在假日裡，我們仍然可以到大自然中健行，到海邊釣魚。但如果我們停下腳步一看，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已經不是在這種大自然中進行。

亮麗的城市首先就是人爲的傑作。更深刻的是，城市到底是什麼？她就是由各種精密的科技和資訊系統所架構出來的。就像外太空影片一樣，人類用各種科技系統在火星上殖民。那座太空城雖然比我們現在的城市誇張，也更加虛構，但性質卻是一樣的。

地球還是地球，大自然卻被我們徹底改變了。我們已經遠離了當初的大自然，並且永遠無法再回去了。在這個人工化的自然和社會中，專家是主角。他們

繼續擴大這個範圍和深度，並且負責向別人解釋它們是什麼。當然專家有比較高的薪水，通常社會地位也比較高。小孩子不斷補習和考試，也是被安排在這條路上辛辛苦苦地前進。

這是知識的真相、社會的真相，還是生命的真相？

記得前年有位對付癌症的權威，他離開人世了。他治療很多癌症的病患，用各種方法。他也很努力也很希望病患可以度過難關，但也許不懂得如何對待病患。在他眼裡，控制癌細胞是他的專業，也是他的重要任務，甚至是唯一的任務。他也得到癌症，他放棄任何的治療，就這樣走了。

他領悟到什麼呢？現在西方國家有越來越多的人想離開方便的城市，到鄉下去過農村生活。臺灣也有。他們又領悟到什麼呢？

也許有領悟到一些東西。但在思辨這個問題之前，還需要知道一件事情。面對變化無窮的世界，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用已經存在於腦袋裡的資訊在思考、在行動。在各行各業中，它是我們學習來的，每天我們用的也是這些東西。雖然每個人所擁有的不一樣，但面對外部的世界，它們都只是非常非常的渺小。電腦沒有我們的想像力，電腦裡的程式可以很大，但電腦可以處理的就是固定在這些程式

的運作中。

電腦程式由特殊的程式語言來架構，所有的知識系統也都是這樣。這些語言到底訴說了什麼？我們用這些語言來訴說世界，但卻無法訴說自己，因為當我們想用語言訴說自己時，使用語言的還是自己。德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（L. Wittgenstein）提醒大家，我們使用著各種語言系統，但其實並沒有訴說出什麼真實的東西。

當然這是個提醒，語言仍然被使用著，知識仍然是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們是不是沒有警覺到自己的限制。我們是不是誤以為世界就是這樣，我們是不是太傲慢，傲慢到目中無人。有些人的確比他人懂得更多，但他的限制、他的無知，是跟大家一樣的。

知識可以擴充我們的視野，但說穿了，她只不過是一場遊戲。那位癌症權威在這場遊戲之後，他領悟到人的極限，也領悟到知識的本質。

但人沒有面臨死亡的時候，這種領悟並不容易產生。專家學得比其他人多，也比較會使用語言。他認為世界就是他所訴說的世界，甚至希望別人也相信世界就是這樣。

① 當我們站在知識與世界的界線上時，真正的轉變才開始

這是我們當代社會的根本特性。

知識系統還真的常常被一群人拿來說服另一群人。這通常發生在兩種情況上。一種是在權力競爭的漩渦中。當希望人民來支持我們，而不是支持對手時，讓人民相信世界就是我們所訴說的，是人類歷史一直在發生的事情。這裡需要一套可以說服大家的知識系統或論述。

另一種狀況更是驚人，它有很深刻的經濟痕跡。像現在的生質能源問題。能源危機和地球生態讓大家漸漸熟悉環境的重要，現在講到節能減碳，似乎很少人會反對，特別是政治人物。節能減碳是可以說服民衆的，它讓大家相信世界是這樣子。但生質能源的提煉需要大量的農作物，南半球人民吃的糧食現在用來提煉這種能源，還弄得沒有糧食吃。主要先進國家都知道這個問題，但爲什麼還繼續進行？很大的原因是跨國商業集團的壟斷與壓力，他們是獲利者，並且是最大的宣傳者。經濟獲利者正在用一套知識系統，默默地說服人們做應該做的事。

我們這個社會很複雜，知識不只是知識，而且是生財的利器。

看來人們並不容易覺悟，因爲我們已經習慣這樣生活了，甚至被塑造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。

要商人或者經濟行爲一定要符合某某道德，其實是不切實際，甚至也是強加某種世界觀在他們身上。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（T. W. Adorno）主張以一種美學的態度來面對。某些人或某一群人可以對世界主張一定的看法和論述，但千萬要注意的是，不能固定太久。美學運動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固定和維持太久的論述不但危害自己，而且也欺瞞社會。雖然這種美學態度需要來自內心或者社會整體的力量，但他讓我們注意到知識論述有時候是有它的虛假性。

我們仍然要學習知識，除非我們不要文明的生活。這裡絕對不主張知識是沒用的，但我卻相信奧地利心理學家佛洛伊德（S. Freud）所說的，人們進入文明生活，人們也注定痛苦。

有許多人每天生活的任務，甚至是一輩子的任務，就是賺錢維持生活。當然有些人是快樂地賺錢，有些人是痛苦地賺錢。努力學習知識，獲得某種專長，有時也是爲了賺錢。我們不必刻意壓抑自己，社會就處處在壓抑我們。今天要順這個人的意，明天想買名牌來滿足他人的眼光，時時刻刻在意別人的看法，同時也在意社會的價值觀和知識觀。

不幸的是，這社會的價值觀與知識觀是不斷地變化，人們也疲於奔命追趕

它。或更深刻的事情，我們一開始就被塑造造成統一的社會價值觀與知識觀。現在幾乎每一個人都離不開手機，手機的款式和功能又快速地變化，大家又買新的手機。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因為我們不但在意別人的看法，同時商人已經成功地把我們塑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。

文明就這樣層層地把我們包裹住，我們會快樂嗎？有時候我們還會看不起那些落後的社會呢！

現在可能可以了解到，我們用知識改造了自然，架構了社會，甚至複製人類，但我們真正轉變了什麼？

我們不斷在學習知識，腦袋裡的東西越裝越多。回想過去的人生，在這些不斷累積的知識系統中，我們真正轉變了什麼？

當代德國社會學家盧曼（N. Luhmann）也許給我們有點沮喪的答案。回想我們每天的生活，早上出門上班時看看外面天氣，下雨的話，拿把雨傘。每天搭固定的捷運，快點趕到捷運站。開車的話，遵循紅綠燈和車速限制到固定的停車場。接下來例行公事，照著昨天的工作做。開會，新增的工作交給某人組成小組

研究研究。有人偷懶，其他人可能會默默地給壓力，或者公司有制度來反應。下班了，回家是例行的習慣。或者到外面應酬，臺灣式的應酬方式。在家看電視，很刺激，也許很無聊，它們也是在劇烈競爭下依照習慣被製作出來的。整天下來，我們通常很累，也好像過了充實的一天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整天的種種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運作？

是我們自己安排的嗎？好像不是。

是老闆和老婆安排的嗎？好像也不是。

是上天安排的嗎？應該不是。

其實是習慣，而且是由各種自己運作的系統來表現的習慣。

聽起來很抽象。就像一部機器人，它有電路系統或對外界反應的簡單系統等等，進步的還有情緒反應系統。透過這些系統，外部的種種刺激讓機器人動起來，而且蠻像人的。

那我們人到哪裡去了？

人當然還在。但是在這個社會的運作道理中，人在不在好像不是那麼重要。世界是什麼當然更訴說不出來，它是刺激這些系統運作的條件與環境而已。

這比以前的說法更加讓人沮喪，可是似乎更深刻描述了當代社會的特性。

我們的處境好像越來越空洞，我們過去累積下來的知識系統，現在好像自己會運作，而我們也在這個運作中每天過生活。依照這種見解，我們自己和社會如果沒有轉變的話，那也是在偶然的情況之下。

但是我們的內心仍然需要平靜，仍然希望社會可以更加地祥和。以上對知識的種種看法其實也是從特定的角度訴說出來的，不是嗎？尋求內心的短暫平靜，向自己忙碌的生活做一個內心的淨化，仍然是各個時代人的希望。但這不能放棄知識。

透過上述種種看法，我要告訴各位朋友的是，擁有知識，但又與知識保持距離，是我們想要有所轉變的起點。

當我們不斷往高山上爬時，駐足在一個視野很美的地方，心情很平靜，感覺世界不太一樣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看到了上一個我們駐足的地方，那裡也很美，心情也很平靜。下一個可能駐足的地方，又可以看到以前以及此刻的所有視野。

當我們站在駐足的地方，又不留戀這個駐足的地方時，我們與世界最爲接